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注朱註略說

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曰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道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以戒耳

欽定禮記義疏曰小戴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澔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漢人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

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庋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考朱子章句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櫛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贖也然則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

謹按明臣鄭曉曰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注疏而易兼程朱書兼蔡詩兼朱春秋左公穀兼程胡張禮記兼陳乃後盡棄注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已采入故耳然古注疏

終不可廢也曉雖就五經言之推以言四書其事理應亦爾爾近之俗學每未嘗有窮經講道之心徒以覬慕祿利借四書朱註爲捷徑終身或不知注疏爲何物方且陽鳴其所守之專詆諆讀注疏者之雜及即朱註雖之於精義仍毫無得也洋洋

聖言伏讀之可以躍然與矣

習學記言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義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精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爲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姚勉雪坡集曰六經之傳行於世者獨孔安國書傳出於西漢然書傳或疑僞託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

解經首功矣

郡齋讀書志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訓爲集解行於世皇侃又引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義疏世謂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邢昺論語正義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以成書也

按何晏以前先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見於七錄其後又有孫綽江熙論語集解各十卷見於隋志今皆不傳皇氏義疏引十三家說本江氏所集而別採更三十餘家也南史稱侃所撰疏見重於時學者

傳爲經典釋文敘傳述論語人惟云皇侃義疏行於世朱子集註不惟無一說見收卽間考訂異同旁及石經補本他論於皇氏曾無及焉蓋自宋淳化初命邢昺等重定論語諸疏邢疏頒行皇疏遂以廢閣建炎播遷典籍散軼竟至於通儒不得寓目曠更緜載幾疑其絕於世矣今乾隆三十七年

天子詔徵遺書海內外欣躍訪購有自日本國得侃疏本

上獻者六百餘年淪失古書重得爲下士所見誠厚幸哉經文中助辭每有溢出字體如悅智導汝齋遜等頗從晚近俗時去漢既遠唐石經未立淆雜之文久之正定或其本原有然乎抑自流落海邦數經傳寫或

有所訛濫竄衍未可定也疏文引事如公冶長解鳥語之屬間涉詭異所引十三家皆東晉人其時崇尚清言或未免於煩細迹而乖大道而其博極羣言薈稡周備足以增發新義袪釋隱惑者正復夥夥邢疏以外宜兼取以資會通者也

陸象山語錄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十一經問對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就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駡王弼講周禮便貴鄭元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量他勤苦

郡齋讀書志曰孫奭撰孟子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兼取陸善經

朱子語類曰今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經義考曰趙氏多引舊事所引書今有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不然亦當云未詳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未免疎矣朱子謂是邵武士人作誠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

義門讀書記曰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剿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

氏借得宋槧本影抄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
趙注之舊也
張文黨螺江日記續編曰孟子疏於趙注原文任意刪
割往往有有疏而無注者夫疏者疏此注也如注之文
段竟可不錄作疏何為蓋諸經之注因疏而彰而孟子
注反因疏而亡矣
孟子四考曰疏首稱崇文總目豈以大中祥符間人而
引及歐陽修等所輯之書此其偽有顯然者
按今新安朱文游出所藏趙氏舊注二本示同里戴
震一為虞山毛氏校一為何仲子校二本各有闕略
戴復以章邱李氏藏毛斧季影抄北宋本互訂合成

完書闕里孔繼涵於乾隆癸巳重校付梓趙氏章指原列在各章注後今疏總述於各卷首而文不全復於各章起處稍摘數句皆不過還趙氏何氏所云割注爲疏者此也疏每於章末舉文如莊暴章天時地利人和雪宮章文王不敢盤於遊畋之類凡三十餘處實指章指文而無標識讀者莫知所從來張氏所云有疏無注者此也章指之刪據崇文總目爲唐陸善經始而疏云今存趙陸二家仍據趙氏爲本則陸氏雖有此本宜不從之即兼從亦當自成體例何乃漫無照顧隨意附贅令閱者茫然莫解耶盡心篇恥之於人章疏舉隱朋不及黃帝數語自表白云凡於

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不明蓋其鹵莽滅裂之獘難以自蓋業將終而忽有覺悟矣序文亦即取音義序畧補充之其他疎陋尚種種何氏品其人爲兔園塾師之下者不爲屈抑

高愈朱子年譜曰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或問成六十歲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巳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慨於心乃序之六十一歲知漳州刻四書於郡七十一歲卒卒後三十二年詔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

玉海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

又曰朱文公初輯二程之說及范張二呂謝游楊侯尹

九家爲論語孟子要義尋改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所聞於師友得於心思者爲詳說名曰訓蒙口義旣而約其精粹乃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

劉爚雲莊集曰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集義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思者矣

朱子文集答潘端叔曰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子滲漏也

又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

大學近方稍似無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使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續集答黃直卿曰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

又答蔡季通曰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別集與向伯元曰昨承喩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脩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文集答詹帥書曰向蒙下喩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爲問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謬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之意不但爲一時謙退之美而已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喩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憫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鈔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

又與詹帥書曰諸生分校文字互有疎密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修改處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可修否恐

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本作夾註於體尤宜然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板印板有不勝其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某介然常有不滿之意

又答程正思曰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又曰論語三篇說甚子細所訂集註中數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

又答胡季隨曰某於大學論孟中庸一生用力粗有成說然自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脩削

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語錄曰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黃勉齋語錄曰先生於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曼淵孟子註曰淳熙四年文公注孟子成其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

欲更註而其書已行於世
魏鶴山集序略曰王師北伐之歲輔漢卿以語孟集註爲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已十易其二三趙忠定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
陳普石堂講義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令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程鉅夫雪樓集曰四書至朱子註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爲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

不詭異則可謂善學者

按集註初爲人不告而刊朱子未自愜意今世之所誦習不論全從輔氏所出晚授本否據晏氏所稱改歲不改月今本仍如初註詹氏稱朱子晚著楚辭辨證云論語不舍晝夜音捨者非今本仍是音捨文集歐陽希遜問此字音義朱子云改之未盡今目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則朱子意欲更定而以年壽之迫限未及者固猶有之章句雖稱愜意而易簀前三日尚改誠意一章天或客此三日此一章便終不愜意矣朱子惓惓於此故常不自滿假痛言纔得一說終身不移之非於大學中庸二序皆曰俟後君子

而理求至是雖師服如二程夫子心或不安亦不爲之曲狥蘇子瞻晁景迂張無垢等家意趣巳殊其有當於聖賢之言未嘗不取近世滿猶晉生輒以後儒訓說有與朱子異同突鬢瞋目而詬詈之不轉戾於朱子虛公闊論之至意乎

武義王照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前人考異本

經典釋文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予因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辭義兼辯用貽後嗣令

奉以周旋不致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

郡齋讀書志曰陸德明經典釋文頗載古文及諸家異同德明蓋博極羣書者也

孟子音義序曰孟子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音者有張鎰丁公著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則徒分章句漏略居多丁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謹與諸臣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集成音義二卷

按二書雖為音設而凡文句小異時復兼及禮記庸學二篇論語二十篇各盤具釋文中孟子為釋文所未備孫氏因摭音義以補其闕自漢迄唐所有諸家

異本每歎無從窺見幸於二書得梗概焉
玉海曰蜀石經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㝉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按晁氏云論語不同入科孟子二十七科今得聞者惟三人行舉一隅敬事後食及頻顣四科見讀書志三嗅一科見集註蚳鼃一科見六書統不弛其親一科見集註考證餘皆未聞
宋中興藝文志曰吳棫撰論語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
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百世可知之指至近

世巽才老始得其說巽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精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書中其他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世而忽之也

按宋史志續解考異及說例共十二卷朱子謂其好處甚多陳氏振孫謂其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徐氏蕆嘗刋其書越州以行今惜亡佚

論語考異一卷孟子考異一卷俱託名王應麟

按二書曾於浙省採集遺書局一見皆寫本名曰考異貫多詮證故實似於困學紀聞撮鈔非專書也

經義考曰陳櫟有四書考異十卷未見又安熙有四書精要考異佚

陳櫟定宇文集與汪古逸書曰今春領台翰當緘去四書考異一小帙惜所刋不免有誤字不便台覽想能以意會之不審合尊意否耳

按定宇集行狀年譜俱未表及此著惟與汪書中一自言之當時已有刋本或故家猶得弆藏故朱氏亦不云佚安得同志者勤搜而遠惠乎

吳文正公集曰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予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有先生長者見而叱責予鞠躬謝曰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

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爲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習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況一一皆有案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議論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已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矜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同何嘗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按以序文揆之則吳余二家均嘗有考異之作統稱經傳似丼云傳者指詞論孟也今亦不知存佚

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

湮于秦復出于漢其間簡編之刓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況夫古文變而爲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爲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頃予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採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經文者悉蒐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洽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尚十有二三而陳之所有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況陳君

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為缺典予遂竟成其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見博聞無專門之陋焉

按周氏書共十二卷陳氏仁錫著四書備考取其考四書者實諸卷首寥寥十餘葉耳疎繆者十居二三如云伊川改定大學即今經一章傳十章之次序不惟不見二程全書幷章句未細檢也中庸素其位云古本素作傃承正譌謬戎衣云左傳引書作殪戎殷忘却康誥義者宜也云董仲舒作義者我也繁露別出己意文與中庸無涉必有妖孽云鄭本作妖蘖鄭注無文論語三月不知肉味云一本三月作音史記述文有音字程子因疑三月為音音所誤分非實有

他本作音也亂臣十人云一本亂作乱先儒謂乱乃古文治字因疑此當作乱亦未實有是本而乱不單从系也託六尺之孤云說文託作侂求善賈而沽云說文沽作乃皆以玉篇譌爲說文不學禮云白虎通學作爲以成其事云白虎通成作致上非白虎通乃風俗通下檢白虎通自是成字多見其不知量云孔安國注多作祇疏以服虔左傳本證多祇字通孔氏無此語且此章集解未嘗用孔注也孟子徯我后云書徯作傒後作后今孟子尚書文正同他如廣韻彼作彼說文助作勑詩箋脅作胎各有本書可檢而轉引陳士元謬註又承韻註誤以載作粹華作佻爲見

說文又徒以說文字體之別泛濫充數如屨之作屢

湓之作塳肩之作肩睥之作睥於論孟皆無專涉數

率作䧢濫及正韻係累作纍則但云古宋元人從事

此役者既四五家今皆佚不得見得見僅此一家而

其書如是會萃發揮不能不更俟於後人也

七經孟子考文四十卷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

享保十五年庚戌東都講官物觀補遺

按其書就易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孝經論語七經配

以孟子以中華須注疏爲本旁取彼國舊藏寫印諸

本較其異同詳略補其闕蝕每條各具四目曰經曰

注曰釋文曰疏所蒐本有稱宋板者有稱古本者有

稱足利本者凡例云宋板乃足利學藏宋槧正義古本乃由方古博士家所傳寫本足利本乃本學印行活字板也三本外又有稱一本者凡例云論語藏有寫本二通其一與皇侃義疏同爲古本其一有一二不同者名以一本所題享保十五年是彼國年號物觀補遺所主注疏考係崇正時本則以所題庚戌年計之爲　本朝康熙九年也山井鼎不詳何時人察其齊似與物觀去不甚遠或當明之中葉耳愚於乾隆辛巳從蕭浦杭先生向小粉場汪氏借閱此書知彼國尚有皇侃義疏語於杭杭初不深信反覆諦觀乃相與東望太息遂巡十年衆友互相傳說武林汪

君鵬航海至日本國覓購得以歸上遺書局長塘鮑君廷博梨其副於知不足齋叢書中以初槧一本見餽不啻獲珍珠船也隨以與考文所云古本文校什八相合耳而補遺之不合較多彼國藏義疏原云有二本且皆未刋刻汪君所購將其後刻之校定本歟其孟子考互詳於第二十三篇

浦江黃律元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學庸通說

程子遺書伊川子語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朱子壬午應詔封事曰格物致知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孔子集厥大成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

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

又語類曰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俱備易以推尋也

鄒浩中庸解義曰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

劉子翬屏山集聖傳論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彰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因一而知變剛而反泥於言語之中則學幾於殆矣

張子理窟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

一格六經術環年欲一觀

王啓大學稽古衍義曰夫子爲教博文約禮之外性道罕言論語一書不出學問思辨之間當時曾子傳其學專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

孫之宏序葉氏習學記言曰漢唐諸儒推宗孟軻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濂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

楊龜山荆州語錄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宜尤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

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

黃淵玉經書補註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黎立武中庸指歸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總會樞要也

趙秉文滏水文集曰黎先生作中庸指歸釋所以名中之義曰乾九二人道之始也故稱龍德中正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極也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爲化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盡取諸艮曾子固嘗稱

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而中庸大學實出於易
宋史何基傳曰基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
呂祖謙雜說曰爲學當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此最是爲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王禕文忠公集曰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卽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

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

龜山京師語錄曰或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敎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嘗言之亦猶是矣

馮從吾四書疑思錄曰論語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

居業錄曰中庸孟子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大學論語就敎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敎人手段與賢人

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效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踴躍去做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四書質疑曰中庸文體與論語大不似整齊之中馳騁游泳具有行文之樂與孟子筆法相近蓋時然而已

演繁露曰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為一書於是引出己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倉之於五千言亦猶是也

葉子奇草木子曰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

文可見

朱子集答潘叔度曰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有味也

又語錄曰韓退之原道篇中舉大學古之欲明明德後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李榕村集曰韓子引大學斷自誠意先儒或譏之殊不知大學以誠意正心爲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佛氏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於立言之指固然而又深得古文之

意韓子所謂善讀大學者也

朱子經筵講義曰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為後章

大學或問曰問傳者釋本末而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耶

金履祥大學指義曰事有終始無傳然不過說知止為始而知止之義與致知相通無傳亦可但格物致知為大學始事而傳文脫逸故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格物之義至程子始明其義散見於語錄朱子輯十七條於或問撮其要者以補傳文其文雖非禮記之文其意則是聖賢之意

四書補注曰朱子補大學明言取程子之意而程子故本無其文及作大學序則又云竊附己意補其闕略則又非程子之意矣

李光地大學古本私記序曰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

按二程並未有補傳之意朱子零取其語十有七條連綴爲一卽單辭驗之亦或與程子不符故後儒嘗多疑之然此非朱子創格也曾思取夫子意以爲學庸其例似已如此

陸象山語錄曰所謂誠其意者一段是總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

林希元四書存疑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是曾子平日之言不爲誠意而設

楊愼升菴外集曰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平天下章分爲四大節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先愼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

史繩祖學齋佔畢纂曰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

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為國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特提仁義實繼大學此章之旨

按此時未有子思經緯等說而史氏言之如此則宋人亦嘗有疑大學為子思作者矣

傳習錄曰子思括大學一篇之意為中庸首章

張洪中庸講義曰其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物者率性之道也末復合為一理者脩道之教也

榕村語錄曰中庸二字程子只就道理上說倘該補出箇頭來性便是道理的頭書云降衷于下民衷即中也若有恆性恆即庸也

中庸或問曰問此稱仲尼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死則謚而諱其名然未有諱其字者故儀禮饋食之祝辭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命之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名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曰夫子則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姚舜牧四書疑問曰自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雜引夫子之言皆斷章取義打成一片

按篇中大概如是不儘所云數章

程子遺書曰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

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社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饒雙峰講義曰哀公章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爲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拈下位及取友等事如脩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卻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榕村語錄曰子思當日似因哀公一章乃作一部中庸故此前半即是前半部中庸後半即是後半部中庸

孔穎達周易正義引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崩樂壞道

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卽周公
所制周官儀禮
困學紀聞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氏注
曰大經指六藝而言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此泥於緯書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四書賸言曰古中庸無分章其見於義疏者則概以子
曰爲限如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辟如行
遠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焉類
中庸外傳曰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補訂紛紛
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接上文則子曰
字行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闕文哀公問政蒲盧

二字爲蟲爲葬兩俱牽合若非方言定爲訛字在下位數句的係重出好學近知上加子曰字明是更端家語無博學之以下章句謂爲子思所補而許孟中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君之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他據矣總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如素隱字畢竟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爲傃君子所以貴闕疑也

李覯盱江集禮論曰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爲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

郝敬小山草曰世收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爲四書二篇在禮爲根柢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

墮空處

漢志考證曰中庸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

宋景文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按顏之推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故宋氏承爲此說考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當二十七歲而孔子卒矣豈得聞一貫時學業正未就耶且曾子嘗云年三十四十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聞則不聞矣七十就學之人顧爲是言耶

經義考曰香溪范氏云漢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意其亡於魏

晉間也范氏於朱子未成大學章句前故爲是言迨章句行而十篇外又增出大學一篇人不敢復致疑矣禮記集說曰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

東陽趙睿榮程明璋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通說

漢書匡衡疏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

孟子題辭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

唐書薛放傳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大本也

通典趙匡舉選條例曰論語詮百行學者所宜先習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楊泉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程子遺書伊川子曰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朱子文集答趙佐卿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辭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又答呂子約曰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

司馬溫公集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曰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

晁以道講義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黄山谷集曰觀義理者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多矣所問非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獘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

薛季宣論語直解序曰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疑難問答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元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

鄒浩論語解義曰六經之言雖皆出聖人而非純乎聖

人之言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為論語乎達其所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於道者

眞德秀西山文集曰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幾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

孰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卽身而言者有卽事而言者卽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卽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

程子遺書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居業錄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三代氣象

王令孟子講義序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

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爾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命皆一時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謂以爲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

陸象山語錄曰觀春秋易詩書必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小病

史通惑經篇曰孔宣父大聖之德弟子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或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則視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設教其理含宏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莫展若斯而已哉

論語辨惑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實夫子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爲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寥寥殘缺不當强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嘗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以識天理故雖中下人皆可企而及如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

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也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亦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聖人亦何以異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憤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人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
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槪觀之可以見其終
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
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盖師弟間商評眞語何害於德
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
賊其擲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材敎誨之語若
是之類皆過於厚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榕村語錄曰孔子文字倘是經體開後世文字派却是
孟子
劉因集義精要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學問之始而不
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詳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如少陵之說也普言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按以論語爲開蒙第一書匪第近世然也觀漢明德馬后以論語教授小王唐褚无量因皇太子及四

王未就學書論語五通獻帝及各史所載馬嚴范升
鍾會劉楨謝莊王絢蕭統臧雲公馬樞等幼慧事可
見當時乃便謂童蒙之書無關碩學故胥智積以之
課子而曰顧其無才能趨則平以之尊業而世人指
以相詬杜詩小兒學問止論語劉克莊詩鄰壁喧啾
誦學而率易之言豈曾一思其書之爲用何如哉

論語辨惑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
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爲指不相附屬
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欲記習之便
因其科節以爲號前輩已辨之矣

歐陽修傳易圖序曰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

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及其言非一事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

論語詳解曰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萬代瞻仰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一王不必更言何王

碩璘息園稿曰孔孟所引詩書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章句蓋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其糟粕耳

王十朋梅溪文集曰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爲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

困思錄曰學而時習之孔子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其解也

義疏曰或問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

張子正蒙曰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親三者知和而能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

程棨三柳軒雜識曰周平園謂論語凡稱或者其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眞西山文集曰東谷鄭公論語意原以其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旨與春秋相表裏

吳仲迂語類次曰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此類或古有是語或放論語言之

閻若璩四書釋地曰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先冉有者亟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袞鉞云

朱子語錄曰鄉黨篇皆以有事時觀聖人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觀聖人又曰子溫而厲一章是就大體上看聖人鄉黨是逐事上說

游桂畏齋經學曰孔子所謂異於人者無他古禮有哭而子獨能行之耳如於是日哭則不歌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皆記禮者之常事非聖人創爲之也

蘇轍古史孔子傳曰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衛父子爭國冉有子貢以夷齊事質之知孔子不予輒也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答以正名而子路不達自注曰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名冉求矣後此五年冉有爲魯帥師敗齊於清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爲季氏說吳太宰嚭豈今歲自衛反魯歟子路與冉有同爲季氏家臣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歸魯復自魯仕衛歟傳記脫略無所考證

熊朋來天慵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朱子鄉黨集註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但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之事見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耳

饒魯石洞紀聞曰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歟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按禮記乃漢初諸儒雜收於遺編斷簡中其篇大抵

多出孔子門人之手鄉黨所記與曲禮玉藻同處最多其次檀弓其次郊特牲凡此當即夫子身行之事門人錄之爲禮者在記中或明稱孔子可據也儀禮似孔子前先有成書鄉黨篇使擯以下三節與聘禮同者五科而皆在篇末記中或其記乃錄自孔氏耳晁氏考其時無朝聘事以爲原屬通禮夫子但舉論之其說不爲無見下節君子不以紺緅飾范氏亦曰言君子則不獨孔子蓋此篇之屬通禮者多矣

陸九淵與胡季隨書曰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

論語辨惑曰子路子貢以名忽爲仁管仲爲非仁孔子

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名忽則名忽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意不在名忽也名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

正蒙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得不請命而討

周必大平園文集曰論語記夫子善言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荅率稱子若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有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

論語詳解曰季氏一篇所記多等級名法故稱孔子以正之篇首季氏伐國轢以天子諸侯禮樂征伐得失大數言三言九皆名法之類

吳棫續解曰凡語中所載如邦君之妻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按集解孔氏謂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蓋亦屬古通禮而子舉論之也

集註考證曰公山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名孔子蓋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耳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師摯以下八人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

論語詳解曰魯以文獻取重於天下後世者惟其有周公孔子也而用公所以開國傳家者即孔子所以垂天下後世者也故論語錄周公之語柳下惠乃魯國先賢夫子亦嘗舉以教門人此如周公謂魯公之類

柳宗元論語辨曰堯曰一章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此聖人之大志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朱子語類曰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

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當剮此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按右說似以文辭是經之膚淺可不屑屑推求而集中答楊元範云文字音韻雖淺事然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許多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然則朱子之姑置此等特以一人年力不暇兼理而先聚精會神於所緊要也經云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朱子既於大處盡力所遺細小後學者猶不能當不賢之任乎愚事是編蓋竊發憤於是

四書通曰始之以人不知而不慍終之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此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之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之以無以知人此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記之豈無意乎

洪氏論語說曰此書始於不慍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邢昺疏曰論語以口相授故經焚書而獨存

集註曰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經典釋文曰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藝文志及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今不同此次

文心雕龍曰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按尚書周官篇論道經邦已有論字

義疏序曰論語之書包於五代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
人而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
困學紀聞曰中說詩失於齊魯當從韓本論失於齊魯
謂論語也
又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
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胡宏皇王大紀曰史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
晁補之離騷新序曰司馬遷作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
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遷欲成一家言
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
金履祥通鑑前編曰按史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

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子於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而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事則夫子之言似露不載弟子可速說則夫子之言似夸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爲此類也

日知錄曰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聖仁爲美君薨聽于冢宰大哉堯之爲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小子狂簡鄉原德之賊也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漢志考證曰石經論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買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進四之文祝睦碑鄉黨逡逡劉修碑鄉黨遜遜如也古今人表卑湛尾生高尾生畝厥黨童子祝佗革子成棘朌字皆不同

郤氏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晝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書錄解題曰呂文靖夷簡試卷眞本藏太史氏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

按梁陳問鄭何論語並立時或有鄭論何論之別唐後鄭學不傳獨立何氏安得稱何論歟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施肩吾及第勑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陳氏未考于此致所言謬

螺江日記續編曰大學之目視手指中庸之俟命徼幸並論語之處約處樂喻義喻利等往往多出韻語又微子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芸字與勤分字叶而上是記言下是記事亦連合成韻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論衡問孔篇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接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

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葪詞
問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元輩不能詳察遽從
而效之以譏訕聖人是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按充雖巧爲之說而其譏訕聖人之意篇中已往往
呈露問孔之後繼以刺孟明以夫子之聖當時已莫
不瞻仰前葉心存未敢遽加刺字於孟子乃遂無所
忌憚嗣後馮休等之刪孟疑孟譏孟及夏休之被禮
記罪魁禍首不皆充當之耶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
升反論語今不知反論語爲何等書據其名目恐亦
如劉子元輩所爲蜉蚍撼樹已可笑更施其技於建
木鄧林直是咄咄怪事

書錄解題曰唐志有論語緯十卷七錄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

少室山房筆叢曰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讖之依附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蓋託古聖賢以神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而其說尤誕妄

浦江戴殿恒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通說

家語後序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

趙氏題辭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義合同若此者衆

唐文粹韋籌文之章解曰仮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

於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

孫氏音義序曰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劉子翬聖傳論曰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廖於言語畦逕之末眞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迥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

程子遺書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

又曰孔子之時諸侯雖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按吹劍錄載李泰伯說云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君但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儼然稱之見此時孟子不知有周王矣其言之蔽當以程子此條祛之

張子正蒙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東坡文集孟子論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按世謂東坡亦非議孟子觀此文則坡實知孟子者

蘇轍孟子解曰孟子之說皆貫通乎子思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之所謂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所以爲師弟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

欒城集上兩制諸公書曰昔觀百家之書從横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盡晩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

鄒浩孟子解義序曰孔子之後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與太和爲一而充塞于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

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于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于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己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焉耳

宋史列傳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孟子發題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

子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

陳亮經書發題曰善觀孟子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

龜山餘杭語錄曰孟子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矣

論語全解曰論語後孟子尤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許行楊墨之言行於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答問不直則道不見故其言爲尤詳

雖然聖賢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爲而已矣

捫蝨新語曰孟子之書要自難讀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譚貞默孟子編年曰或謂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蓋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非在齊梁問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不委質而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後也曰迨

斯可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泊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

何垣西疇常言曰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孔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溥如溟滄泰華無所不容孟子思濟生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也

呂東萊雜說曰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寬孟子問答有此爲管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爲委曲說數百言却是寬

孟子說解曰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

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悻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敎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閒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譖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

而世儒猶謂其鋒鋩太露何歟

王若虛孟子辨惑曰孟子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蓋急於救世而然

北史郭祚等傳論曰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

朱子語類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於成誦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辨論若不可涯岸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深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岸者將可得於指掌間矣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

峻潔無一字閒入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少室山房筆叢曰夏商之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

胡應麟談藪曰中庸孟氏子也而其理經故陟而經也南華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

司馬溫公集曰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邵子皇極經世曰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矣

唐仲友孟子論曰孟子願學孔子乃在於聖之時八卦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蓋深得於易擬

議以成其變化者也
按孟子性善之說仕止久速之論皆本於易性善見易之體仕止久速見易之用
玉海曰孟子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若孟氏斯謂之通矣
孔叢子雜訓篇曰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無樂爲善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

爲利之大者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爲知仁義之爲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惠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朱子語類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處須是各隨其本文意旨便各不相礙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如孟子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

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又齊王欲發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就萬是爲欲富乎若覩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豈不有害

費衮梁谿漫志曰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反覆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按閻若璩說魯平公章曰平公之肯就見孟子實以樂正子言而樂正子之言直逮事不諧方露於口文法正與平陸章類別有伏案於前而後照應之者若許行章孟子將責陳相之倍師因先伏陳良之徒陳

相一句於未見許行前他書中得此法者蓋少

朱子集註余隱之尊孟解曰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所宜知也惟不以公問齊故齊之不可伐燕孟子所不宜對也

按此一說最精最透語類云何以異是下合更有言者或朱子早年之說而此當為定論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朱子謂孟子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為齊王幸臣嘗欲託孟子以取重而王使驩為介以往弔滕又過公行子家皆未嘗與之言即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緊致為臣章於燕畔王

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竊謂改卽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鄒仲興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哉

古史五帝紀論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孟子蓋失之矣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瞽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又曰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

子之禮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龜山語錄曰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言傲何足以盡之哉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事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路史夏紀論曰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有功于治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于人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

無以尙于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六經之存聖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受終舜受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禹無是語也子車避啓之言殆爲辨士設歟

按上列王氏若虛之言可破諸惑

葉夢得過庭錄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孔子論行之所異故兼舉叔齊也

困學紀聞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亦是聖之任

按論語惟子夏一言伊尹夫子絶未稱之蓋伊尹之事但可伊尹爲之後人不得學也

四書纂箋曰朱子語錄言兒寬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按漢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問封禪儀寬論及此孟子書出於文帝時而董仲舒亦嘗辨孟子性善之說況兒寬又在後耶

禮記講義曰孟子述周爵祿之制謂其詳不可得聞則王制周官所載其不同者亦是各舉其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柯一勝容齋隨錄曰萬章問交際盡心論追蠡兩章朱子皆謂其文義不曉而盡心下篇尤多有可疑流杵二

女果註均援借別文訓釋憎多口憎當爲增智之於賢者者當爲否聖人之於天道人當衍字孔子不得中道孔子下當脫曰字仁也者人也下據他本尚有二十字註更一一疑論至夫子之設科予舊爲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章舊爲子註則不復置疑直爲更改孔子去魯章直云重出他篇中未嘗如是累見疊出蓋書當篇尾訛脫較多情勢所固然也

困學紀聞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篇其意一也

劉攽兩漢刊誤曰後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傳於時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

傳何反不記耶

玉海曰漢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逃覯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幾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覯聖道必自茲始

四書纂箋曰孟子援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日知錄曰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蓋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

也

孟子四考曰孟子門人呂覽注有匡章淮南子注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皆謬甚

平園文集曰陸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聲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本作婐之類皆粲若白黑

筆乘曰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耶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

合而驕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郤氏聞見錄曰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

郡齋讀書志曰刪孟二卷馮休撰前乎休而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後乎休而疑孟者溫公與孟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黃氏日抄曰孟子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議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爲學其議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議之豈非以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唐仲友孟子論曰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此如見子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齊楚得失之論也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曰介甫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
按宋初人未知尊孟溫公作資治通鑑首著孟子對
梁王仁義黜儀衍妾婦等言其文集上兩宮疏則引
孟子責善賊恩之言而云望無忘孟子之誠論責降
劉述等劄子則云孟子言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功名論云齊王欲中
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齊王非不知孟子之賢不能行其道而徒尊之
是以孟子以爲不義而不留也與范景仁書云治心
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
浩然者也又中和論以孟子養氣一章逐句疏解而

云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進矣其他隨引孟子文處不勝枚舉然則溫公之尊信孟子亦云至矣而顧有疑孟十一篇之作致後世議者謂公不喜孟子愚每求其故不可得逮觀右二書恍然悟矣蓋當時王安石以一家私學蓋掩先儒陽借進孟子名以陰濟其變亂成法之志所行事旣大戾乎孟子而時猶假孟子以拒諍飾非溫公特深患之故偶因其所頻假數節著說辨之蓋實以折安石之喙而非與孟子敵也蘇子瞻李泰伯晁以道與溫公俱先後同時所有議孟之言當亦因是故耳

葉紹翁四朝聞錄曰祖無擇取序李泰伯之文陳次翁爲撰墓志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而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傅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

升菴外集曰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送逆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

得罪於父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

按泰伯哀老婦詩云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又上孫寺丞書云覲年二十三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羣聖人之言纂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懐以孔孟並稱爲聖人最見其服膺孟子處升菴泛舉多條而獨遺此何耶其不知經正庶民興語所出羅氏鶴林玉露亦載之然欲非其書而其書未一寓目將何所指駮以爲非乎即斯以談斯言誠未實矣

周密浩然齋視聽鈔曰晁說之以道亦著說非孟子建

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
乃敢非之勒令致仕
孫穀祥野老紀聞日晁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
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公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金華鄭重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授讀事略

漢書宣帝紀霍光奏議稱孝武皇帝曾孫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又疏廣傳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

又蕭望之傳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後爲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后常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後漢紀孝和帝紀鄧后通論語志在經書不問家事后

毋非之曰女人書足注數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耶宗族因皆號曰諸生

後漢書馬嚴傳嚴子續七歲能通論語又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又周燮傳十歲就學能通詩論

按詩論當謂詩與論語也晉書文明王皇后傳亦云年八歲誦詩論

又荀淑傳荀爽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東觀漢紀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三國魏志鍾會傳四歲受孝經七歲誦論語

又注引邴原別傳原家貧早孤隣舍有書甚過其旁而

泣師問而哀之曰童子有志我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
就書塾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張隱文士傳劉楨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警悟辯捷所
問應聲而答
顏氏家訓勉學篇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
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劉義慶世說新語桓公初報破殷荆州會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桓意色甚惡
宋書王景文傳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按帝名彧）子絢年七歲
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
哉絢卽答曰草翁風必偃

又謝莊傳莊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

梁書昭明太子傳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

南史伏挺傳七歲通孝經論語天監中除中書參軍事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又吳苞傳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

又儒林傳吳興太史叔明通孝經論語禮記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

又陸雲公傳五歲誦論語毛詩馬樞傳六歲誦孝經論語老子

北史儒林傳徐遵明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

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

又李奇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縉紳所稱游雅與論典誥不合因以為嫌尋更惡之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

又孝行傳王頍年二十尙不知書為其兄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

隋書蔡王智積傳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唐書選舉志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貢舉人減尙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又三宗諸子傳章懷太子賢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舊唐書蘇世長傳年十餘歲上書言事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帝問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帝善其對

翼孟音解序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紀其事頗以不朽

張唐英外史檮杌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論語孝經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

宋史趙普傳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戸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取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按宋鑑載趙普事不同曰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只論語太宗以此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部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部輔陛下致太平羅氏鶴林玉露記此同於宋鑑

又李沆傳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鄭景望蒙齋筆談韓魏公自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歷惟一部論語未嘗須臾敢離晚鎮北門韓縝爲都轉運使造其臥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及論語耳

宋史張載傳少喜談兵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明諸釋老有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朱子語錄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便如此好

沈括夢溪筆談王聖美初未知名謁一達官值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曰嘗讀孟子否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

曰從頭一語孟子見梁惠王巳不曉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矣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按明譚氏貞默說此義最善見上篇

王明清揮麈錄汝州張咸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守知其名士也一見遇之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截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著論成篇至都閣試文論六題以此爲首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卽魏公浚之翁也

浩然齋視聽鈔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

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此必孟
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按曾慥序李泰伯詩曰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
優劣之差不記拂袖出棄絡翁考泰伯於慶歷癸巳
茂材科報罷蓋與張咸同試而是科閣下六題其第
四爲經正則庶民興初無四科優劣一題此是曾慥
傳說而泰伯亦無不讀孟子事
程子外書拾遺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
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朱子語錄皆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祁寬記尹和靖語曰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謝良佐上蔡語錄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日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進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蘇長公集司馬溫公行狀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

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

陳淵默堂集龜山嘗以孟子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羅仲素思索仲素疏其義呈龜山曰飲食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爲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宋史李侗傳羅從彥授以中庸語孟之說嘗令侗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

下之理曲折萬變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焦竑筆乘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修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綴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修曰事業正是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所云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日吾生平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宋史張繹傳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喟然若有得未及仕卒

陳鵠耆舊續聞曾文清幾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何喬遠閩書福淸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

宋史程瑀傳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秦檜以爲譏已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毁其板

又洪興祖傳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

嚴松編象山語錄曰先生言年十二歲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詹阜民編象山語錄曰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宋史呂祖謙傳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

又陳亮傳郡守周葵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

困學紀聞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

俞成元螢雪叢說曰陳季陸常推賈挺才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議投不雷同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云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有臺池而民欲與之偕亡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

真西山集袁燮行狀公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終身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不渝

宋史王柏傳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暢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朱氏門人游

又盧積傳積酷嗜周易孟子

金史移剌履傳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名賀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未純尙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

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分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又楊桓傳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

又楊恭懿傳書無不讀後得朱子集註四書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

耶律有尙國學事迹姚樞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千頃堂書目許魯齋有大學詩解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

黃溍文集許白雲先生墓誌甫能言母夫人授以論語

孝經入耳輒不忘

明史錢唐傳帝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鑑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唐樞國琛集無錫張飛卿最愛孟子養氣章及復爲子姪誦之

筆乘宏甫爲南北部郎日聚友講學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專講乎宏甫曰君輩豈不讀書但若求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即是大

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浦江倪兆熊校字